中秋书

明　月（组诗）

苏智华

明　月

月亮升起来了
在夜空，在山巅
在玉米和高粱，桔梗和金银花的梦里

从一本线装书里走来
驻足我的书房，彼此倾心交谈
游进我的茶杯，氤氲生活的枝叶
在我的诗行间跳跃，或盘旋
以澄明的光，照亮低处
祛除内心残留的虚妄

月　光

月光里走来我的母亲
穿着浆洗的蓝布衫
挑水、做饭，踩缝纫机
修补日子的千疮百孔

放牛、砍柴、捡麦穗
耕种、收割，肩挑背驮
月光在井里望着母亲
母亲从水里打捞月光

月光是母亲
母亲也是月光
亦如此刻，月光明亮
温暖我命运的旅程

邂逅一只月亮

夜色微凉，我邂逅一只月亮
在中秋的上空
羽翼轻轻一抖，落满一地慈悲

他在枝上手舞足蹈
在幽谷欢快地歌唱

多么幸运，这只月亮
来到我的身旁
他的呼吸，有扑鼻的桂香

人与月短暂地相遇
间隔一杯菊花茶和一杯干红
并非那么遥远

少顷，月亮已不知去向
几粒朝露，打湿了我的念想

此　刻（外一首）

袁　好

给阳台花草浇水
兰草在秋风里冒出了几个新芽
天竺葵花
玫瑰一样火红，守在东南的窗台上
仙人指爆满了一整个花盆
鸭掌木叶子深绿厚实，惹人喜爱
只是
这个九月凉意来得太快，仿佛三道井的深秋
节气被时间推着跑

核桃、栗子、猕猴桃
从大山走进集市
去市场转转
小摊菜农们会一一讲给你听
嘱你带一些回家
而此刻
大街小巷的月饼店是最热闹的
桂树上的桂花
把香味溢出很远很远

一只蝴蝶的重量

一只蝴蝶在枝头
是无法准确称出重量的
称不称，枝头都会有微弱摇动

比如那枝好看的红蓼穗
能承负起它自身的重量
狂风偶来
它高粱大小的穗子摇曳起来
像踏浪而舞的人

一只蝴蝶停下来，停在那枝红蓼上
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因为承受重量
不自觉地颤了颤

又或者
是羞涩了一下。比其他红蓼明显
更红了一些

望　月（外一首）

张义和

一轮满月
月色下很少有人走动
风牵衣袖
园子里的蔬菜
收起花瓣与叶片
秋虫的琴声在清辉里
变得安静
月光洒下来
黑夜又被洗白了一些
中秋圆月
是挂在这秋夜的勋章
许多归乡和离乡的人
常把它放在胸口

月　饼

可以常年吃到
月饼，这些点心
团圆里装着回忆、甜蜜
路再远
夜再暗
月光就照在心头

老字号

冀志刚

从大街拐进小巷，梧桐树下
木门旧得发亮，老板换了人
青年守着炉火
守着招牌上那层褪色的漆

五仁月饼，还是那口老炉子烤的
偶尔焦黑，像当年
围裙上洗不净的炭灰
他拈起一枚，用旧时的手势
凑近鼻尖
炭火味压住了巷口的喧嚣

咬下，坚果刮过舌苔
他把碎屑和甜，一并咽了
想要拼起那轮月光

红油纸包着，纸绳勒进指节
临走，抬了抬手，没回头
怕一回头，门就变了样
怕手里的月亮，碎在柏油路上

一轮明月

黑色曼陀罗

很久不曾看月
感觉它很久不曾圆过

在无比辽阔的人间
草木不断生长
老风款款而过
秋又一次在风中

古人把嫦娥推给月亮
美人只是借口
从月下经过的人
明白月光比影子更凉
最后，一个个背影远去
留一轮月，空悬

我的城静下来时
不知把这一轮圆月
隔着天涯
指给谁看

中　秋

王栋贤

砸一些核桃，拌些黑糖
我们围在灶火旁
紧盯着娘手中的面团
在小火慢烧中
变成了可口的糖馍馍
随后搬出桌椅
邀请老祖与月亮
闯谈、畅饮、吃糖馍

回过神来
看着各种各样的高档月饼
却怎么也
找不到小时候的感觉

只有家乡的月亮，一如既往地
照着新房子、旧房子
以及在村子跑来跑去的猫猫狗狗

长安月

梁生宜

没有颠沛流离的战争
少了万水千山的阻隔
心的距离缩短至零
月与团圆不再是李白的奢望

曾经
那月下凄冷的独酌
混着霜一般的月光
酿成了一坛名叫思念和孤寂的老酒
醇厚悠长

今时的月亮
不再有诗里的单纯
月圆了
那一江之隔的你呢

唐时的月亮
不在床前
而是一分两半

诗潮

商洛山

（总第2933期）

刊头摄影　杨玉民

糖馍娃儿

景小青

年少时最盼过节，能吃饱，还能吃顿好的。我喜吃甜食，一到中秋，母亲和祖母就忙了起来——发一小盆酵面，红糖、核桃仁做馅，再掺点花生、芝麻，做成比月饼大一点的糖馍娃儿。

烙糖馍娃儿，是个慢功夫。灶膛里不架柴，烧的是麦秸、苞谷秆儿，火苗软软地舔着锅底。祖母说，火急了皮焦里生，火慢了烙不出那层脆壳。铁锅烧热，把馍娃儿一个个贴上去，面香、糖香、核桃香，混着灶膛里麦秸的烟味，满屋满院地飘。翻面时用铲子轻轻一按，馍娃儿鼓鼓的肚皮就塌下去一小块，红糖从裂口流出来，凝成亮晶晶的琥珀色。

烙好的馍娃儿，外焦里软，咬一口，脆壳碎在嘴里，红糖烫得让人直哈气，核桃芝麻满嘴生香，是现在任何糕点都比不了的。

那时候的馍娃儿，歪歪扭扭，稍显丑陋。可邻里间，你给我拿几个，我给你送几个，东家尝出花生香，西家品出芝麻脆，人情就这么热乎着。那就是我的童年，中秋不在月饼盒里，而是在家里的水井边，在烟熏火烧的土灶旁。

几十年过去了，灶拆了，井填了，祖母和母亲都走了。一到中秋，我闭上眼睛，似乎还能闻见麦秸燃烧的烟味，能听见铁锅里滋滋地响。那遥远的糖馍娃儿，外焦里软，满嘴生香，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未淡过半分。

如今，井边的石榴树也老了。小时候的五月天，石榴花红得像灶膛里跳出来的火苗。中秋前后，石榴咧开嘴，露出满肚子晶亮的籽儿，祖母摘几个，放在井台边，说：“先敬月亮，再敬灶王爷，剩下的娃儿们吃。”我们等不及，趁大人转身，偷一个蹲在井边掰开，糖汁顺着手腕淌。

那时候，井水清，石榴红，灶膛热，馍娃儿香。祖母在灶前弯着腰，火光映着她的脸，一明一暗。母亲在井边打水，辘轳吱呀吱呀响，石榴树的影子落在水面上，晃啊晃的。我趴在井沿往下看，自己的小脸泡在水里，背后是一树红石榴。慢慢地，石榴树干空了心，枝丫一年比一年枯，结的石榴又小又酸。有一年回去，见它歪在断墙边，树皮像祖母那双满是口子的手。我站了很久，想找一颗红透的，却没有找到。

老了的石榴树还在井边站着，井里没了水，树也没了力气。可一到五月，它还是拼命地开出几朵花来，小小的，像灶膛里最后一点火星。又是一年中秋节，我闭上眼睛，又看见祖母弯腰给灶膛里添麦秸，母亲在井边打水，裂开的石榴笑红了脸。

我经常对儿孙们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吃的穿的用的，样样精致。月饼盒子一层套一层，名字一个比一个洋气。可爷爷小时候吃的糖馍娃儿，歪歪扭扭，丑得拿不出手，却是这世上最香的，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香。”现在的年轻人张口闭口都是精致生活，可在我们那代人眼中，精致是给别人看的，烟火气才是温暖身心的。馍娃儿再丑，也是祖母用手温揉捏出来的，月饼包装再漂亮，拆开了，里面是凉的，让人心里也凉凉的。

“如今你们什么都不缺，可爷爷就盼着：别把日子过成一层一层地拆包装，有空多回老家看看，虽然灶没了，井填了，可那片地上，还长着老石榴树的根。”每年五月，老石榴树还开花，红红的、小小的，像灶膛里最后一点火星。那火星，是根，是走得再远都忘不掉的念想，是这辈子都扯不断的乡愁！

记住乡愁

商山又见中秋月

樊成霞

散文长廊

暑气是顺着秦岭的沟壑一寸一寸褪去的。丹江的水收起了夏日的急躁，清澈得能照出岸边洗衣人的倒影。这时候，商洛的秋便站住了脚。在这秋意渐浓的时节里，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那一轮悬挂在商山之巅的中秋明月。

在商洛看月，不必刻意去寻。平原上的月亮远得像挂在别人家墙上的画，端端正正，跟你不亲，但商洛的中秋月不一样，你顺着金凤山的脊梁望过去，它先是在山坳里藏着，只露半张脸，黄澄澄的，像是刚从谁家灶膛里取出来的烧饼，还冒着热气。再等一刻，它才慢悠悠地往上挪，把光从丹江公园的柳梢头抖下来，漫过老城墙根的青砖，淌进西街的深巷，最后铺在北新街那一排排晾衣裳的阳台上。

商洛的中秋，不但看得见，也闻得着。

这时候的山里最慷慨。洛南的核桃在秋风里“啪嗒啪嗒”往下落，草丛里藏满了青皮裂开后露出的黄褐色硬壳。捡一个，寻块石头一砸，仁儿饱满，嚼在嘴里油香油香的。镇安的板栗在街头的铁锅里翻滚，黑砂如墨，栗子油亮，铲子一翻，那股焦甜味能顺风跑出半条街去。商南的猕猴桃码在小竹筐里，摆在巷子口，摊主掂起一个，轻轻一捏，递到你跟前：“女子，尝一下，甜得很。”还有刚下树的山枣，红绿参半，酸得人眉眼挤作一团，却偏要再吃一颗才肯走。

但真正勾魂的，还是老巷子深处的手工月饼。

商洛人嘴刁，吃月饼认死理儿。超市里那种裹着漂亮盒子的广式月饼，在商洛人看来太“洋气”，少了跟自己人不见外的那股劲儿。真正的好月饼，藏在那些连招牌都褪了色的老作坊里。面要头天晚上就和好，醒得油光发亮，手按下去能弹回来；核桃仁要一粒一粒拣过，掺不得半点苦味；花生碎、芝麻、青红丝拌上冰糖，堆在搪瓷盆里，像一座甜甜的小山。做月饼的老师傅手心磨出了老茧，抓一把馅，往面皮里一裹，再往枣木模子里一按，“啪”一声在案板上磕出来，一枚带着牡丹花或者“中秋”字样的月饼便成了形。送进老烤炉，不消片刻，混着麦香、油香、核桃香的气味，便从门缝里、窗棂间、排风扇的叶片里，一丝一缕地漫到巷子里来。出炉的月饼烫得在手里倒来倒去，咬一口，糖汁儿顺着嘴角往下淌。

商洛人把中秋叫“团圆节”。山里人最懂什么叫见一面少一面，所以对团圆格外较真。过去翻秦岭去西安念书、打工，坐班车在盘山路上绕一整天，晕车的人吐得七荤八素，到了中秋还是死活要回家。家里的老母亲早早就把核桃剥好，装在玻璃瓶里等着；院里的石桌上，月饼切成了莲花瓣，酒杯斟得满满当当，筷子摆得齐齐整整。

如今路好走了，沪陕高速像一条银灰色的带子，从山肚子里穿过去，早上还在西安城墙根儿喝胡辣汤，晌午就能回商洛吃上一碗热糍粑。路越近，情越长。在外打拼的人，平日里嘴上不说，可一看到商洛人发朋友圈，心里那根弦就“嗡”的一声响起来。于是，中秋前的高速路口多了许多风尘仆仆的车，车牌挂得五花八门，车门一开，涌出来的方言全是秦岭南麓的调调。

商洛的中秋月，见过商鞅封地的金戈铁马，听过四皓隐居的松风琴音，也照着此刻莲湖公园里下象棋的老汉们——他们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月亮就在头顶乐呵呵地看着。望江楼广场上跳舞的大姐们，音箱里放着《十五的月亮》，舞步轻快，裙摆带风。背着包匆匆往家赶的人，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围墙上，一前一后，像一行刚落笔的诗，风一吹，沾了满墙的桂香。

这个中秋，不必远行。吃过晚饭，去丹江边走一走。看月亮在江心晃成千万片碎银，听风穿过芦苇，沙沙地响，闻着空气里那股混着山野与炊烟的味道。也许那一刻会忽然明白，人这一辈子往外跑，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安心地回到这轮中秋月下，吃一口家里的饭，听一句熟悉的唠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商山的清风，丹江的流水，连同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捎去我们对远方亲人的问候，也照亮我们脚下这方热土的锦绣前程。